



人间书

黄裳著

书之归去来



湖北人民出版社



• 人间书 •

书之归去来

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之归去来/黄裳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8
(人间书)
ISBN 7-216-02132-0

I. 夜…
II. 黄…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 人间书 ·

书之归去来

黄 裳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48 千字

插页: 5

版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140

定价: 13.10 元

书号: ISBN 7-216-02132-0/I·218



策 划 邓宁辛 • 装帧设计 戴启顺
责任编辑 邓宁辛 • 封面版画 戴启顺
责任校对 和晓玲 • 题 字 隆 昌

REN JIAN SHU



- | | |
|--------------|------|
| 网思想的小鱼····· | 徐迟著 |
| 书之归去来····· | 黄裳著 |
| 黑沉中的亮丽····· | 韩石山著 |
| 鸿儒遍天涯····· | 高德增著 |
| 静观的固执····· | 董桥著 |
| 美比历史更真实····· | 郁风著 |

自叙

30年代后期开始学写散文，算来已有五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空添，成就甚少，只有惭愧。我是在五四以来散文的影响下学习写作的，会稽周氏兄弟的作品，尤所爱读。鲁迅《朝华夕拾》一卷，至今常在案头，每一翻读，有历久常新之感。朱自清、俞平伯的作品也给了我不少影响。稍后有何其芳，《画梦录》、《还乡杂记》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为学习的范本。这在我早期散文《锦帆集》的某些篇章中可以找到朦胧的影子。少年哀乐很自然地成为创作的主题。这个时期并不很长，等我作了记者以后，接触社会的机会多了，感慨也自然不少。觉得旧有的写作方法不能不有些改变。这就是我曾某处说过的，感情变粗了。在这时，有一卷《关于美国兵》，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轨迹。这是在还没有报告文学这名目以前出现的报告集，所记的是一年中的从军生活。文章写得舒畅，酣恣，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因为对记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通讯、报告之外还得“客串”写些评论、杂文，这就进一步使手中的笔向多方面挥去。1946年顷在《文汇报》上写了一个连载《旧戏新谈》，就是硬逼着上马的。我不想写当时盛行的剧评，本钱也不够，没有听过谭叫天

和龚云甫，只能从当时舞台上现身的演员着手。几十年过去，这些琐碎见闻竟也成为历史资料了。写法更是有意向杂文靠拢，眼睛看着台上，思路却转向人间。笔调更是纵横驰骋，不守规范。有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情挥洒之乐。唐弢在《旧戏新谈》的跋中说，“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这是很高的赞誉，也确实看出了《新谈》的特色。

唐弢的跋里还说：“我读作者的散文很早，深知他爱好旧史，癖于掌故，对前辈有他的向往，却不必真的效颦。这几年奔驰西南，远及印度，所见渐多，笔底的境界也更广阔，不复是伏在牖下的书生了。”这一段话，作为《关于美国兵》与《旧戏新谈》的创作实践，都是很恰切的说明。

唐弢说我爱好旧史、癖于掌故，也是确实的。当我在南京奔驰采访国共和谈的情形下，即使是那么忙乱，也还不能忘情于这座六朝名都，抽闲写下了一卷《金陵杂记》，也是在某一意义上的抒古伤今之作。几乎在同时出版的一册《锦帆集外》中还收入了昆明、贵阳、桂林三记，在在透露了抗战时流转西南的旅人心情，对南明史事的关怀，也是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这就初步形成了我对游记的看法。有那么两句老话，“英雄若是无儿女，千古河山漫寂寥”，来得正好，正好说明了这种执着的意念。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废弃笔砚之后，重新写起的大半也是这一类的文字，《山川·历史·人物》可以作为代表。

对旧史的兴趣，也引发了我对旧书的爱恋，于是写书话就成为此后写作的主题之一。从《榆下说书》起，有六七本集子都是偏重读书的笔记。鲁迅晚年杂文中的名篇的影响是显然的。《题未定草》、《病后杂谈》都是我爱读并学习的范本，苦不能似，亦无可如何。

綜上回顾过去写作的经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风格的善

变，这是在社会动荡环境下必然的结果。至于今后是不是还会变，自己也说不出。

1994 年 3 月 22 日

目 录

(1) 自 叙

- (1) 书的故事
- (6) 古书的作伪
- (11) 谈“善本”
- (16) 谈“题跋”
- (25) 谈禁书
- (33) 再谈禁书
- (40) 书痴
- (46) 祭书
- (51) 书之归去来
- (53) 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
- (57) 谈“掌故”
- (66) 谈掌故
- (71) 谈校对
- (76) 书缘
- (78) 禁本小记
- (94) 谈武侠小说之类
- (97) 谈影印本
- (107) 谈“全集”
- (117) 书的梦
- (120) 翻旧书

- (122) 访书
- (126) 西泠访书记
- (131) 姑苏访书记
- (136) 西南访书记
- (145) 西南访书续记
- (154) 湖上访书记
- (161) 访书琐忆
- (168) 琉璃厂

- 
- (175) 记巴金
 - (202) 萧珊的书
 - (205) 忆俞平伯
 - (216)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 (226) 关于《管锥编》的作者
 - (229) 忆马叙伦
 - (233) 忆郑西谛
 - (237) 忆许姬传
 - (241) 忆师陀
 - (245) 悼风子
 - (248) 郭沫若
 - (252) 朱佩弦
 - (255) 茅盾印象
 - (258) 许寿裳
 - (261) 冰心的手迹
 - (264) 阿英与书
 - (270) 诗人冯至

- (273) 废名
(277) 忆李广田
(281) 关于周作人

- (289) 故人书简 叶圣陶
(299) 故人书简 沈从文
(303) 故人书简 钱钟书
(314) 跋祁承燧《两浙古今著作考》稿本
(322) “葫”中日月长
(326) 关于《饯梅兰芳》
(330) 一点闲文
(333) 第三条道路
(337) 答葛剑雄先生
(339) 开风气的选辑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快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

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此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棱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头。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

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盦”。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

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①

这些都已经都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1979年4月13日

注：

①这书是宋葛洪撰《蟠室老人文集》。宋刻、宋印，只剩下了十四、十五两卷。今在南京图书馆。《中国板刻图录》著录。

1980年11月补记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邻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